

“丫挺的，瞧你那鸡贼样，别拧巴了，赶紧闭眼！”

### 139【秋】

“嘿，想不到田大还这么纯情呢。”田大仰望天空到泪流满面的奇观被传为笑谈。

### 152【冬】

为何一夜暴富？敲敲打打所造何物？如何造福全村父老？田大彻底成为小米村中的一个谜。

## 159/第五章

---

### 159【晚春】

十五瓦灯泡投下一室昏黄，王财旺和一号蛇女郎就着小葱拌豆腐吃着家常便饭……

### 166【炎夏】

晨光微熹，临山脚而居的禾寡妇第一个发现了田大。只见田大面色铁青，步伐虚浮跌跌撞撞从后山走出，怀里还抱着一头小猪崽。“快……快来人啊……”

### 172【秋分】

距离王财旺和乌兰湿湿的婚事不久，又传来小椿叶根水俩人的婚讯。有人迷惑茫然了，敢情这还真是一个全村热恋的季节啊？

### 179【隆冬】

“谁说小村子就闭塞了啊？你看这三位男性的着装，我看就很有行为艺术的范儿！”一女学生抚了抚鼻梁上的眼镜，惊恐地打量身着女装的画家、叶根水还有王财旺。

## 191/第六章

---

### 191【春意盎然】

花胖胖从一头至尊级的种猪降格为一头普通公猪。郑大胆在心里幸灾乐祸，嘿，这回你终于跟我一样了，跟我一样了。

### 195【夏日炎炎】

“不要啊——”郑大胆向田大扑去，混乱中摩擦过的火柴散落到空气里。只听轰一声，硫磺的芬芳弥漫开来，旋即是轰一声巨响。

### 199【秋日天高人浮躁】

喜满，6岁，永远停留在这个年纪，不用再长大不用再和时间较量了。王财旺和乌兰湿湿给新生的龙凤胎取了两个意味深长的名字，男孩叫“土黑”，女孩叫“黑土”。



扑向芹盞，河水溅起湿了芹盞一身。

哎哟喂，我的妈呀。花容失色的芹盞抱头鼠窜起来。从村头到村尾，赤条条的小屁孩外加一个衣冠不整的少女，这壮观的场面一直持续到柳婆出现才得以终止。柳婆拦下芹盞，然后饶有兴味地弹了弹我和喜满的小鸡鸡。我们如梦初醒地意识到刚才的鲁莽冲动，立马夺回背心裤衩挡在裆部。那个炎热傍晚，怒火中烧的我们清醒认识到了羞耻，一如亚当夏娃。

这些都已经是在去年夏天的事了，转眼一年就匆匆流过了。这是个我们唯一没有下水嬉戏的夏天。

夏天尾声，田大骑着辆凤凰自行车，咣当咣当从城里回来。自行车后座上载着一年轻姑娘，两条粗壮黑亮的麻花辫晃荡在脑后。散落田间的村人都见证了田大的这一刻，男人们异口同声地肯定，那姑娘十足的美人胚子啊。田大销声匿迹后，村里有关田大进城做买卖的传闻不绝于耳，看着田大“荣归故里”的神气派头，看来传言不假。

村里街坊私下议论，田大喜事将近啦，亲眼目睹田大车载小姑娘回村的男人们拍着胸脯信誓旦旦，这田大八成金屋藏娇啦。村中女人亦蠢蠢欲动，探头探脑争相一睹芳容，她们纳闷什么样的女人会看上田大这厮。村里女人对于田大的印象还停留在从前“烧饼摊摊主”上——这个田大啊，也就是挣个小钱的命，真想不明白，那女的看上他，图什么啊？

总之田大神秘兮兮地返村，捎带还领回一水灵小妞，事实就是这样。其余都是村人们的臆想。

不过作为一个过来人重新回望这段历史，我对小米村目光短浅的妇女们实在有种同情，白白放过了田大这个小米村日后的一个新传奇。如果说莫诗人是小米村的文化标签，那么田大或许连他自己也想不到，有朝一日会成为小米村乃至大米村甚至是整个县城的 GDP 标杆。

小米村的晒谷场是一个妙趣横生的地方。

在老村长正当壮年，咋咋呼呼跟随大部队扎根小米村时，每每夜

你瘦的哟，真该好好补补了，你都一整天没吃东西了，出来吧，啊？阿梅又加重了脚力，不顾气喘如牛继续蹦跳，情绪从亢奋飞升至癫狂。

不出来！我就是不出来！！邓裁缝面对阿梅的威逼利诱，宁死不屈。

床板在阿梅有节奏的蹦跳中发出有规律的吱嘎吱嘎。

轰——

啊——

“吱嘎吱嘎”过后，两声巨响把阿梅吓得够呛，左邻右舍闻见巨响，循声从四面八方赶过来。只见床板中段直直断裂崩塌，披头散发的阿梅面色潮红，不断挥舞手掌驱赶燥热；邓裁缝的脑袋从床板断裂处探出，左额青肿了大块，哼哼唧唧不住地呻吟。

这是哪跟哪啊？人群中有人嘀咕。

人们费了好大劲把邓裁缝从床榻废墟中拖拽出来，再抬往叶根水处。屋里亢奋的空气随着村人离开渐渐疏散。阿梅坐在断床一截，怅然环顾屋子，这真是哪跟哪啊？

关于阿梅跳床将邓裁缝压垮的消息不日便飞进小米村家家户户。

有好事者提起，阿梅理直气壮地反驳道，我让他不学好，谁让他不学好了啊？我这叫吃一堑长一智，你懂个屁。

邓裁缝有没有长一智，大伙尚不得知，只是这一堑确实吃得够呛。叶根水乍一看被乡亲们抬进诊所的邓裁缝，不假思索蹦出一句，这是怎么了，遭车祸啦？

听完一村人的描述，叶根水没忍住扑哧一声大笑起来。

“哪儿疼啊？来，告诉我……”叶根水关切地询问。

“我……我要……我要吃……吃饭。”邓裁缝好不容易完整表述完心声后，就两眼一闭昏死过去了。叶根水猛掐了一阵人中，死活把邓裁缝掐醒了。睁开双眼，一见叶根水手里呼呼冒气的馒头，邓裁缝一个鲤鱼打挺夺过馒头一通狼吞虎咽。村人们眼看满身伤痕的邓裁缝忽然之间双眼放光精神十足且食欲大振，一个个都看呆了。柳婆忧心忡忡地拉拉叶根水的衣角，根水啊，老邓他该不会是回光返照了吧？

莫诗人作为全村唯一一个有能耐把手写字变作铅字的人，深得全村人景仰。尤其当莫诗人从邮递员那儿接过一张张稿费汇款单时，村人们一个比一个好奇，纷纷盘问：“这谁给你汇这么多钱哪？”

“写诗的稿费。”莫诗人扬了扬汇款单，轻描淡写地解开人们心头的疑惑。

“哇，这么多钱一定写了不少字吧？”有人追问。

“还成，四行二十字。”话音刚落，人们集体陷入缄默，仿佛开追悼会默哀一般。村人们这回开眼了，何谓“一字千金”，他莫若如随随便便写个二十个中国字，就够我们吃一月半月的了。

同样富有商业头脑和敏锐洞察力的黄花凤，当机立断将莫诗人回村时留在小吃店的墨宝裱了最名贵的边框，上了最坚实的钢化玻璃，挂在店堂中央，往来食客一抬头就能看见这首语意不详含义不明的简洁诗作——

一是一

二是二

一是二

二是一

这个秋天，幼儿园里多了我、小墩、多福还有因屁股啄伤推迟了一年再入学的喜满，在我看来，我们只不过换了个嬉戏打闹的场所，换了片可以淘气撒娇哭鼻子的场地。

幼儿园门口粉刷一新的招牌口号——“为了祖国的明天大力培植批量生产祖国花朵”，瞧着，挺像那么回事的。芹花作为一批又一批祖国花朵的栽培哺育者，身经百战，对付我们这群小鬼头自有她的一套。

我们在小米村的童年生活从此有了变化——

清早不许赖床，被爹娘扭送到幼儿园，芹花挂着苍翠欲滴的笑意伫立在园门口迎接每一株朝气蓬勃的祖国花朵；幼儿园每顿午饭前，芹花都要求我们背诵一遍《悯农》，就像西方人家饭前虔诚地朗读一

准是个道行高深的屠夫。

“野玫瑰”估计听到了“宰”字，四蹄一撒，身子一僵横倒在地。“大丽花”瞅准时机，绝地反击。“野玫瑰”被一击即中，服服帖帖倒在“大丽花”身下。

“喂，那这又有什么寓意啊？赶紧解释下。”屠夫不依不饶，口臭熏得周围一拨人都皱起了眉头。

“呃……这个……”出现这样的意外，解说员显然始料未及，事先准备好的台词无用武之地了。

“呃……感谢大家今天来观看我们的行为艺术表演。虽然今天我们黑暗的一方暂时取得了胜利，但我们坚信有爱就能战胜一切。当然喽，爱啊正义啊也会有体力不支的时候，今儿就先到这里吧，大伙散了吧。”解说员牵走“大丽花”，拖走“野玫瑰”，消失在人堆后。

“这回长见识了，这猪还能登大雅之堂呢。”一路上，娘表达着她的惊讶错愕。我也被今晚莫名其妙的艺术深深地震撼了一把。

“有那么一个神经兮兮的家伙，他养的猪不成精才怪了呢。”柳婆见缝插针抒发己见。

“就是说嘛，哪天给他捎颗田螺，没准他还真能整出个田螺姑娘来。”

“啊哈哈哈哈……”

游人们、村人们争先恐后来到店，点上一杯甜酒酿、酸梅汤，一饮而尽直呼过瘾。养猪场内的猪群们因为天气炎热，已经连续呻吟了多日，嗷嗷的啼叫不舍昼夜地响彻村尾，搅得人们寝食难安。

田大审时度势，又引进了一套制冷设备。很快，猪群们纷纷消停安静下来，蜷缩在一室冰凉里，享受酣眠的畅快。

结婚最晚的叶根水小楂，在炎夏终于有了结果。小楂日益隆起的肚子，使芹花大受刺激，家里家外没少催促画家和女儿“赶紧的，麻利点”，这生养之事于芹花仿佛是扛麻袋一类的体力活，只要使把劲，努把力就能成事。芹盎的肚子迟迟没有动静，芹花三天两头往飞石殿跑，求完财神爷求送子观音。芹盎和画家的新房里又多了不少款式各异的送子观音像。

“你呀，怎么不上点心。”最近一段时间，合家吃饭的气氛总是被芹花搞得一团糟，芹花先是数落女儿不上心，后来觉得这种事到底还得二人合力完成，于是画家也不能幸免地遭到丈母娘的指摘。

别忘了，此时的画家已是省美协重点栽培的青年画家，是小米村为数不多的名人之一。芹花因为奚落名人，自己也成了名人。“剪刀嘴”的外号不胫而走，秘而不宣地在人群中流传。

这天，不知是谁疏忽大意，忘了打开制冷设备。

这天，也不知是天热还是仇恨蓄积已久不得不发，郑大胆和花胖胖双双成了这桩轰动全县的爆炸事件的主人公。

“哎哎哎，叫什么叫？”郑大胆刚刚从河里游泳归来，浑然不觉养猪场没有开制冷设备导致的闷热。郑大胆打着赤膊挥着惯常的鞭子，耀武扬威地巡逻过一栏栏猪圈。巡逻到花胖胖时，花胖胖猝不及防地仰天大啸一声，发狂似的朝围栏冲撞过来，结结实实吓了郑大胆一跳。

“我的妈呀，你是不是抽风了啊？”郑大胆叫嚣着挥舞了一下鞭子，啪——聒噪的养猪场鸦雀无声。

只是这宁谧维持片刻后就被花胖胖打破了。花胖胖转而扑向墙角，你无法想象一头猪暴躁起来的蛮力有多么惊人，眼见为实的郑大胆可以作证。

在少年群中流传甚广。可是巧玫却偏偏当着全村男女老少出了这么大的糗，这要把巧玫是自己女朋友的事说出去，其他人会如何看待年少的田大？

选拔赛后，田大把那枚戒指锁进了箱底，也锁起了那份稚拙的情动，终究还是不懂爱的年岁啊。

一晃大家都步入了中年，再见到巧玫，田大心里还是有过一丝震动的，看到你过得好就好了……

不信钟诚信的禾寡妇倒是生下了一个儿子，宝儿有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弟弟。郑大胆回顾他的大半辈子，胆大出格的事干过不少，希望儿子可以取长补短，于是取名做“郑心细”。从此，村里多了一个四口之家。

郑心细满月那天，郑大胆设宴招呼了全村老小。老村长、柳婆、土黑、黑土、画家、芹盏、芹花、邓裁缝、阿梅、莫诗人、贵花、金灿灿、巧玫等都赴宴了。

莫诗人搬出陈年往事说：“想当年我们莫尔基摆满月酒，禾寡妇还把我家尔基抱走了，哈哈，风水轮流转，这回也该让我抱一回了吧？”

“好说好说。”莫诗人接过郑心细打量起来，白皙的皮肤遗传了禾寡妇，大眼睛像禾寡妇，五指纤长还是遗传了禾寡妇。周身看起来，只有那个堪称“败笔”的塌鼻子像郑大胆。莫诗人哼唱儿歌开心地逗弄郑心细。贵花发现最近丈夫对小孩子情有独钟。

画家一喝酒就上脸，才喝了两杯，脸就红得跟猴屁股似的，芹盏忧心忡忡地坐在边上督促说：“少喝点儿，少喝点。”画家趁机夹了一根大葱，直直插入芹盏口中，气得芹盏破口大骂“没正经”，逗得画家乐不可支。

深受阿梅养生之道熏陶，早已滴酒不沾只喝茶的邓裁缝和一众媳妇们坐在女性席，在一堆三姑六婆的聒噪喧嚣中，昏昏欲睡。

“我看我们村子，都快赶上县城的水平了。”

“可不是吗？早几年，哪敢想这些啊？”

## 获奖作品之二

## 水光潋潋

## 一

村民们好活懒活是一年，转眼是十载。从前挨家挨户一亩半分田里，插秧机打稻机运转得热火朝天，巴望着早日挣够手表缝纫机自行车“三大件”，而今是各种见所未见的新式机器轰隆作响，交替更迭着物换星移的世事时代，村人们把盼头全抛给了村中兴起的各家小工厂，盼着有朝一日添置“新三件”，得见小村能够走上“工业化”的康庄大道，至于将来的日子，村人们攒着凑着，小心翼翼地勾勒出轮廓……一村芸芸众生生生不息地演绎着前世今生，生存生活是急剧变化中稳定的根基……

小村庄以惯性的宁静固守着往昔当下将来。就好比水，汽化了是水蒸气，液化了是田间的露珠河床上的流水，冷凝了是坚硬的冰块。迥然各异的三种状态，不变的是水这一内核。

## 二

暑气一天盛过一天，古旧的蒲扇、锈迹斑斑的吊扇吱呀作响、各式木盆澡盆脸盆里盛满水，村人们物尽其用，极尽所能地驱赶暑气。

十几年过去，大大小小的工厂轰隆轰鸣，村里的河流跟着小村发



## 尾 声

几年后，玻璃厂的水泥池子在厂子扩建工程中被捣毁重建。历经十几年的池子摇身一变成了村里第一个现代化的室内游泳池，工业化在小村里蒸蒸日上发展得叮当响，各家各户陆陆续续都添置了“新三件”。

四季雨水丰沛的小村，又度过了一个漫长的雨季。雨过天晴，人们意外地发现头顶的天空低低地飞过一架飞机，村人们一个个仰着头虔诚遥望。坑坑洼洼的土路积满了雨水，大水坑积水幅面宽广，倒映出天空的云卷云舒，飞机从天际滑过的同时，也从地上的积水潭上掠过。一上一下，天上人间。

赤脚医生骑着“旧三件”之一的老式凤凰牌自行车，颤颤悠悠地经过，积水被震颤出层层涟漪，倒影里的飞机碎了，天上的飞机也消失在了未知的远方……

凭票入场的新游泳池，依然充满厚重的水汽，唯一的变化就是池水里浓重的漂白粉味儿，一开始让村人们无所适从，不过久而久之就安之若素习以为常了，譬如村里五年前十年前二十年前的陈年往事，一转眼又是五年十年二十年，时过境迁云淡风轻。

游泳池里是方形的水，井底是圆口径的水，河里是长条状的水，没变的好像只有村里这些年复一年波光粼粼的水。

将来的轮廓，村人们似乎模模糊糊触及到了……